

# 青末了

人文齐鲁

星期四  
2015.4.23

齐鲁晚报

B01-B04

刊前絮语

## 去南新街走走

□徐静

南新街是一棵百年风景树，济南自晚清开埠以来，历史之风云变幻尽显于此。早年此街既有清末官宦府邸，也有盐商富贾故宅，亦不乏民初买办的新贵旧居，深宅大院花园洋房处处可见。南新街又是一条文化名人街，昔日齐鲁大学教授、近代政界要人、社会文化名流多居于此。

您能想象吗，这些教授夹着书本走在南新街，三岔胡同里，步履匆匆，也许就提着豆汁油条的老济南人擦肩而过；周末闲暇他们去趵突泉走走散心，也许会和爱喝茉莉花茶的泉城人共坐泉边的桌椅；自然，七七事变之后日军来袭济南几成空城时，在各自的屋檐下默默祈祷平安的，也不会单单老舍一人。我特别爱看李耀曦老师写老济南的文章，《耄耋老人口述鲜为人知的一幕——当年我们把老舍送上火车》是作者在南新街片区拆迁改造之际，在断壁残垣、瓦砾废墟旁搜寻到的即将随风飘逝的老故事：在那个举国惶恐、人心漂浮的年月，老舍毅然弃家独行，奔赴武汉参加抗战，而在上演着无数生死离别片段的津浦铁路济南站台上，本文的主人公黑太吉恰是把老舍推上火车的友人之一。

曾有人评价说，老舍是济南并世无二的知音与知己，不仅因为他为济南写了一系列无人可以企及的优秀散文，勾画出一个上世纪30年代相当完整的济南；更体现在他对济南有一种深刻的文化上的感知与认同。“济南是我第二老家，我曾在那里一气住过四年。没法不走了，可是！”老舍在《三个月来的济南》中坚定地表示：“从一上车，我便默默地决定好：我必须回济南，必能回济南！济南将比我所认识的更美更尊严，当我回来的时候。”然而，遗憾的是，此一去，老舍终于没有能再回到济南。

编辑时突然发现，一篇篇本没有生命的文章放到同一个版上，有时因缘际会似乎存在一些牵连，比方说这期人文齐鲁的“老照片”栏目，介绍的是为巩固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金融事业做出贡献的北海币与北海银行；“缅怀先烈”栏目讲述的是同一个时期罗荣桓指导创建宁阳抗日根据地的艰苦历程，他们连同老舍一文，都是发生在1937-1939年这几年间。

就连《记忆中的刘乃昌先生》一文，回忆的亦是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刘乃昌。给人印象很深的，是这位曾任中国李清照辛弃疾学会会长的老先生患上阿兹海默症后，惟一没有忘记的，就是宋词。“老先生刚患病的时候，很多事情都记不得了，但你一跟他提学术问题，比如说到宋词，他立刻就会目光炯炯，跟你聊起来。”后来刘乃昌的夫人为了防止先生病情进一步发展，经常让他读自己过去发表的文章，来调动他的思维活动。难怪作者联想到了李清照在《摊破浣溪沙》中的一句词，“枕上诗书闲处好”，先生正是将诗书学问做到“闲处”，做到一种人生的大境界，所以成为了一位令世人景仰的古代文学研究泰斗。

“老舍先生到武汉，提只提箱赴国难。妻子儿女全不顾，赴汤蹈火为抗战！”这是冯玉祥当年书赠老舍的“丘八诗”。1937年11月中旬，日本人兵临城下，济南沦陷在即，老舍毅然弃家独行，出走泉城，登车南下，奔赴武汉参加抗战。老舍在后来文章中自述，那天是在朋友的帮助之下，才得以挤上火车的。据云，这是最后一趟装满军人的南下专列。倘若那天老舍不能走脱，其后的人生经历必将改写。那么，在当年那个兵荒马乱的夜晚，究竟是谁护送他登上火车的呢？可惜文中语焉不详，致使这始终是个谜。岂料数十年之后，笔者走访济南南新街时，竟于无意之中寻访到了一位当事人。时年92岁的黑太吉老人说：当年是我们三人把老舍送上了火车！

耄耋老人口述鲜为人知一幕——

## 当年是我们把老舍送上火车

□李耀曦

### 老舍自述逃离济南过程

1937年七七事变后，青岛危在旦夕，有报社记者告诉老舍，他已经上了敌特通缉的黑名单。此前老舍接到齐鲁大学发来的聘书，决定重返齐大执教。8月13日老舍到达济南，8月14日日军陆战队在青岛登陆。老舍急电至友送眷来济，8月15日晨夫人携子女在大雨滂沱中抵达济南。9月15日齐大开学，学生到校不及半数。9月30日德州告危，济南市民开始逃亡。10月15日济南中小学全部停课，齐大随即也宣布停课，师生相继迁逃。经8月初及10月初两次逃亡，济南几乎已成空城。齐大校园内寂无人影，但此时的老舍仍按兵未动，还在写文章。

11月15日黄昏，忽然城北传来震天动地三阵爆炸声——是韩复榘的守军正在炸毁黄河大桥。城北三声巨响，连城南住家的玻璃窗都震得哗啦啦响。齐大校园树上的秋叶也落如花雨。街上铺户一律上了门，逃难的人疯了似地往车站跑。这时老舍不再犹豫，匆匆告别妻子儿女，提起那只早已准备好的小提箱，迈步走出楼门，奔赴火车站而去。是夜，在朋友的帮助下，他挤上最后一趟南下军列。

关于出走泉城这生离死别、刻骨铭心的一幕，老舍在《三个月来的济南》、《轰炸》、《八方风雨》、《“四大皆空”》、《南来之前》、《这一年的笔》等多篇文章中都有追忆。其在《八方风雨》一文中详述了他奔赴车站及登上火车的情景。老舍文中这样写道：

“在路上，我找到一位朋友，请他陪我到车站去，假若我能走，好托他照应家中。车站上居然还卖票。路上很静，车站上却人山人海。挤到票房，我买了一张到徐州的车票。八点，车到了站，连车顶上都已坐满了人。我有票，而上不去车。”

“友人主张等一等，等来等去，已经快十一点了，车子还不开，我也上不去。我又要回家。友人代我打定了主意：‘假若能走，你还是走了好！’他去敲了敲一间车的窗。窗子打开，一个茶役问了声：‘干什么？’友人递过去两块钱，只说了一句话：‘一个人，一个小箱。’茶役点了头，先接过去箱子，然后拉我的肩。友人托了我一把，我钻入车中，我的脚还没落稳，车里的人——都是士兵——便连喊：‘出去！出去！没有地方！’好容易站稳了脚跟，我说了声：‘我已买了票。大家看着我，没再说什么。我告诉窗外的友人：‘请回吧！明天早晨请告诉我家里一声，我已上了车！’友人向我招了招手。”

### 寻访南新街意外遇故人

2008年新春伊始，在推土机的隆隆声中，济南又一条历史文化老街——南新街片区开始了拆迁改造。闻讯后笔者再次故地重游，陪伴



1937年把老舍送上南下火车的黑太吉老人。

朋友四处查看探访，在断壁残墙之间，于瓦砾废墟之中，搜寻那些即将随风飘逝的老故事。

早年南新街北通趵突泉前街，南抵圩子墙根，过圩子墙“新建门”，对面就是齐鲁大学“校友门”。南新街由北往南至中段后，分为三条胡同。昔日老舍旧居——58号小院，就恰位于这个“三岔口”的中胡同路东。由老舍旧居出门西拐，进入南新街西胡同。昔日三条胡同中如今唯有此处尚有旧迹可寻。西行不几步，路北一座大院，内有东西两栋洋楼。东面洋楼即为齐鲁大学第一任校长英国人布鲁斯旧居。西面小洋楼则为抗战前齐大医学院院长江境如旧居。

沿西胡同南行至街口，路西有座小四合院尚且完好，此为“齐鲁画坛四大家”之一的黑伯龙先生故居。黑伯龙为回民，本名黑元吉，现院内还住着其弟黑太吉。早年笔者岳父也是这条街上的老住户，黑太吉老人之子黑国华曾是我三合街小学时的同班同学，于是便与黑太吉攀谈起来。老人在这条街上住了七十多年，说起故人往事如数家珍。当聊起南新街中胡同老舍旧居时，黑太吉老人忽然脱口而出道：“老舍先生我认识，当年还是我把老舍送上火车的呢！”闻听此言如同发现新大陆，众皆惊讶不已。

### 耄耋老人黑太吉忆往昔

黑太吉老人说，我们家原住商埠经二路，是1936年搬到南新街的。

1937年秋天，老舍由青岛重返济南，老舍一家最初住在圩子外齐大校园“老东村”平房四合院内，后搬到长柏路2号小洋楼上。那时我曾几次骑自行车去老东村，给老舍送从青岛邮寄来的东西。

那么，黑太吉又是怎么认识老舍先生的呢？原来当年在商埠经二路纬三路有个“中华储蓄会”（中华民国储蓄互助会）济南分会。储蓄互助会发行有奖储蓄券，每月都购买者年终可抽号中大奖。这个储蓄会的主管会计名金跃先，手下有两名“练习生”，其中之一即为黑太吉。黑太吉年方19岁，知道金跃先是北京旗人，曾留学日本，与老舍关系密切。他记得那时老舍经常到储蓄会来找金跃先，两人一聊就是大半天，金先生常留老舍吃饭。黑太吉说：“舒先生信奉基督教，每次吃饭之前都要先祈祷一番，念一些感恩词，我们就坐在那里等着他，等他念完了再开饭。”

时间回到了老舍出走济南那一天。11月15日黄昏，老舍去车站途中，是先到储蓄会找好友金跃先。此即老舍文中说“在路上，我找到一位朋友，请他陪我到车站去。”原来当年从储蓄会前门出去，对面不远处就是津浦铁路济南站。黑太吉说：“老舍先在我们这里待了一会儿才去的火车站。当时是我和金先生，还有一个叫孙锡光的练习生，我们三个人一起送老舍去的火车站。那时已经是半夜了，我用自行车给老舍驮着行李箱。到了火车站后，车站和站台上十分拥挤，车厢门前你争我抢，根本挤不上去。是我们三人从车厢外托着老舍，把他从车窗里塞进去的！”

时年92岁的黑太吉说起往事，记忆清晰，思路敏捷，每提到一个人的名字还主动告诉我们是哪一个字。老人喜爱京剧，唱老生，年轻时曾正式拜师学艺。老式平房角落的棚子上还摆着两张已经发黄，身着全套行头的武生照片。他指着其中一张说：“看，知道这身行头是谁的吗？当年王泊生的！”老人接着说：“我见过江青——当年叫蓝萍，那时穿着件丹顶士林旗袍，她正跟着王泊生演戏！”

王泊生何许人也？赵太侗任“山东省立剧院”院长时的教务主任。王泊生首倡中国京剧改革，实验用西洋乐器伴奏，并引昆曲入皮黄。江青“文革”中搞出八个现代京剧“革命样板戏”，其招数实际上就是从祖师爷王泊生那里贩卖来的。自然这是题外话，但也离题并不太远。须知1934年秋老舍辞别济南齐大赴青岛山大执教，发来聘书者正是赵太侗。

我将这一新发现告知老舍子女舒济舒乙。两人皆不知金跃先其人，说不久舒济先生就给我打来电话，说她整理旧物时找到一个笔记本，上面记载了一些母亲生前回忆的故人往事，其中有金跃先的名字，金先生与老舍是北京师范学校校友，两人关系很好。黑太吉老人这段回忆遂被证实此言非虚。

## 北海币与北海银行

□钟致师

这是北海银行当年发行的首批北海币。北海银行是中国人民银行的三大前身之一，它发行的北海币为巩固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金融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8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山东掖县（今莱州）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组建了“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成立了山东最早的抗日民主政府——“掖县抗日民主政府”。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为了抵制日伪货币侵略，扭转金融混乱局面，安定市场经济秩序，加强抗日武装力量，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在4月便筹备创办“北海银行”。10月，印有“掖县”字样的壹角、贰角、伍角、壹元四种票

面的北海币投放市场，在胶东流通。1940年春，八路军山东纵队开始印制北海币。8月，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组建“山东北海银行总行”，从此，北海币即逐步在整个山东解放区流通使用。1948年12月，以北海银行、华北银行和西北农民银行为基础，合并成立了全国统一的中国人民银行，但因工作的需要，北海银行继续营业。1949年1月底开始回收北海币，2月初停止发行北海币，4月北海银行进驻济南，11月北海银行改组“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至此，北海银行完成了它的使命，退出历史舞台。

北海银行的创立与北海币的发行，有力地保



障支持了抗战，使我在抗击日寇的货币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使根据地的物价保持了较长时期的稳定，为全省货币统一创造了条件，为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老照片